

专题

《河峪颂》与《西狭颂》的文献和艺术价值浅论

王兴芬

【摘要】《河峪颂》与《西狭颂》，两座屹立于古道上的丰碑，真实记载了汉代地方官吏勤政爱民，造福一方的史实。《河峪颂》与《西狭颂》书体上的变化，反映了汉代隶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为汉隶书法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文体上看，两篇碑文无论是从主题思想还是写作手法，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关陇古道 陇蜀古道 《河峪颂》 《西狭颂》

弁言

《河峪颂》镌刻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一五〇），比陇南成县的《西狭颂》早了二十多年。作为迄今甘肃留存不多的汉代摩崖石刻，张家川的《河峪颂》摩崖与陇南成县的《西狭颂》摩崖互为姊妹篇，堪称陇右汉代摩崖的『双璧』。本文对《河峪颂》与《西狭颂》承载的史实，蕴含的艺术、文学等方面的价值作一简要论述。

文献价值

关陇古道是汉代重要的军事运输线和商道，是通往西域的交通纽带，对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影

响重大，有北线、中线和南线三条主干道，是古丝绸之路最完整的古道。《河峪颂》摩崖石刻碑文的內容主要记载了东汉汉阳郡太守刘福（字伯喜）善政亲民及率领民众整修关陇古道，施惠于民的显著政绩和历史事实。据史料记载，公元一四〇年到公元一五〇年，汉阳先后经历了狄羌的叛乱和特大地震灾害。《后汉书》等史料完整的记载了诸羌叛乱及被招降的过程：汉安二年（一四三）夏，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叛羌于参莪，破之；建康元年（一四四），护羌校尉赵冲追击叛羌于建威鹑阴河，遇羌伏兵，与战歿；永嘉元年（一四五），叛羌诣左冯翊梁并降。狄羌的叛乱给西北边郡的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王符在《潜夫论》中就說：『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隶，更祸赵、魏，西鈔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

里，野无孑遗，寇鈔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1]《后汉书·西羌传》亦載：『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粟，私自润人，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4]另据史书记载，汉安二年（一四三）西北边郡还发生了特大地震。建康元年（一四四）正月的朝廷诏令记载了西北边郡特大地震与诸羌叛乱后民不聊生、破败不堪的景象：『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5]刘福就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出任汉阳太守的，面对天灾人祸重创下的汉阳，他『宽仁有虑』，一方面『怀远人』，一方面带领汉阳百姓灾后重建，几年时间，就使得汉阳出现了『岁丰积』的安定繁荣的局面。因史料所限，我们不能考定公元一五〇年后刘福的去向，但在刘福离开汉阳之后，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歌颂他在汉阳期间勤政爱民的功绩，立碑刻文以作纪念。一千八百多年以来，『《河峪关驿颂德碑》摩崖石刻作为历史见证，记录了关陇古道上曾经的历史辉煌。作为皇家官道，关陇古道始终由皇权诠释着它的兴衰与未来，承载着太多的悲苦与遗憾，沉淀着厚重的描述不尽的血汗与叹息』^[6]。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惠安西表》，位于甘肃成县抛沙镇鱼窍峡中幽谷的一处崖壁上，东汉灵帝建宁四年（一七一）由武都郡府从吏仇靖镌刻，碑文内容主要记述了武都太守李翕的家世、政绩以及其主持修繕西狭栈道的经过，歌颂了李翕勤政爱民的功绩。西狭位于陇蜀古道，是陇右通巴蜀的要道，同时由于秦岭的阻隔，武都郡入关中乃至中原，西去河西，北上秦陇，都必须出西狭。而西狭素来以栈道狭窄，地势险峻而著称，历来也是兵家的必

争之道，《战国策·秦策》即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记载。《后汉书·隗嚣传》载：『（刘秀）诏嚣当从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溃其心腹。嚣复上言：『白水险阻，栈阁绝败。』』李贤注曰：『白水，县，有关，属广汉郡。栈阁者，山路悬险，栈木为阁道。』^[17]《后汉书》卷五亦曰：『是时公孙述遣兵出江关，败南郡。上因欲从天水伐蜀，从褒、斜，江关路远而多阻，莫若从西州，因便以举，则兵强财富。嚣虽遣子入侍，而心怀两端，常思王元之言，欲据一方，不欲早定。乃复上书，盛言：『蜀道危险，栈阁绝败，丈尺之地，骑不得通。』』^[18]《初学记》卷八引《华阳国志》亦载：『诸葛亮相蜀，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19]正因为如此，西狭古道也经常在中被毁坏，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至汉中，『从杜南入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20]。《水经注·河水》引诸葛亮《与兄瑾书》曰：『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百余里。』^[21]又，《三国志》卷四《蜀书·魏延传》亦曰：『（魏延）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22]

公元一六九年，李翕（字伯都）出任武都太守，当时的西狭古道栈阁绝败，极难通行。据《西狭颂》碑文记载：『郡西狭中道，危难阻峻，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溪，厄窄促迫，财容车骑，进不能济，息不得驻，数有颠覆陨坠之害，过者创楚，惴惴其栗。君践其险，若涉渊冰。』^[23]道路的险峻影响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李翕曾亲临西狭考察：『君践其险，若涉渊水。叹曰：『《诗》所谓如集于木，如临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则为设备。今不图之，为患无已。』』^[24]并指派专人修缮陇蜀古道的西狭段：『救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审，因常县道徒，鏝烧破析，刻石碓嵬。减高就埤，平夷正曲，桺致土石，坚固广大。可入夜涉，四方无雍。』^[25]西狭栈道修缮之后，当地的老

百姓立碑刻文，赞美这位勤政爱民的好官，说他治郡有方：『不肃而成，不严而治，……不出府门，政约令行。强不暴寡，知不诈愚。……年穀屡登，苍庚惟忆，百姓有蓄，粟麦五钱。』^[26]碑文最后的四言诗可以说是当地百姓对太守李翕政绩的总结和赞颂：『赫赫明后，柔嘉惟则。克长克君，牧守三国。三国清平，咏歌懿德。瑞降丰稔，民以货殖。感恩并隆，远人宾服。鏝山浚濠，路以安直。继禹之迹，亦世赖福。』^[27]《西狭颂》是在陇右现存所有摩崖中唯一没有文字脱落的碑刻，该碑正文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全文三百八十五字，碑文除赞美栈道的修建者李翕的功德之外，也记载了当时修治栈道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包括峡谷的危险、路段的破土、烧石、架木等。值得一提的是，《郾阁颂》和《天井道碑》等汉代摩崖石刻均歌颂李翕派仇靖等修造析里大桥、修治狭窄险阻的天井道路的丰功伟绩。但遗憾的是，上述二碑或泐损严重，或已佚不存。

由此可见，汉阳百姓在关陇古道的河峪关为刘福刻石颂功，是基于刘福带领汉阳百姓灾后重建，善政亲民 of 显著政绩。二十年后，武都郡百姓在陇蜀古道的西狭为李翕勒石铭功，是基于李翕修缮西狭栈道，造福于民的功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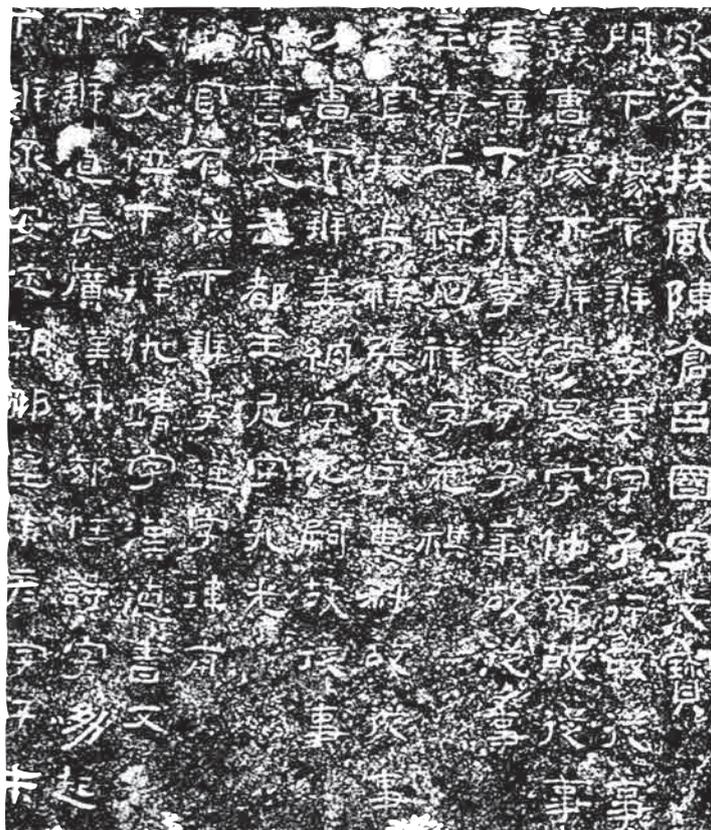
书法价值

《河峪颂》与《西狭颂》犹如镶嵌在陇右大地上的两颗璀璨的明珠，一千八百多年以来，它们屹立在古道旁。作为现存为数不多的汉代隶书碑刻，《河峪颂》与《西狭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虽然《河峪颂》与《西狭颂》相距二十余年，但书体具有明显的区别，刻于汉桓帝和平元年（一五〇）的《河峪颂》书法运笔方折直行，具有字形扁方、波画明显的特征，但篆书笔意浓厚，体现了书体由篆书向隶

书过渡的鲜明特点，石刻整体呈现出『方整雄伟、静穆虚和』的美学风格，是东汉方正类隶书中的精品。可以说，《河峪颂》一方面具备了汉隶的字形扁方，转折、波磔明显的特征，继承了古隶的率意性与篆书的简洁性用笔，反映出汉字和书法发展史上由篆而隶的发展过程；同时，表现为符号化、造型化和装饰意味及用笔上的抒情与开合，具有了明显的节奏感、运动感，体现了书刻者书法表现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如果将其与西汉时期的碑刻作纵向对比，可以看到隶书在历史演变中，篆意日趋减弱，体势渐趋方正，波画强调更为明显。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又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尚简趋楷的意象，同时自然忠实地记录和展现了中国汉字演进历史中汉字由篆而隶、由隶而楷嬗变发展的全过程，为研究汉代书法艺术和文字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文明史实和审美意识」^[28]。晚《河峪颂》二十一年的《西狭颂》摩崖石刻则表现出与《河峪颂》书体不同的特点，《西狭颂》书风古朴而浑厚，书体方正，雄健潇洒，字形多取横势、波磔明显、挑法突出，蚕头燕尾画在碑刻中较为普遍，是成熟、标准的汉隶书体。由于对《西狭颂》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宋代，因此对其书体特点，后世多有评论。清人方朔认为《西狭颂》『宽博遒古』^[29]。徐树钧说其书体：『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复可以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20]丁文隽赞叹《西狭颂》『结字严整，气象嵯峨，此汉碑中之高浑者也』^[21]。梁启超也称赞《西狭颂》『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刚也』^[22]。当代书法家陈振濂在读梁启超的赞语后也说：『仇靖隶书原石在甘肃成县。予少时学隶最喜《西狭颂》之包融回环。盖汉隶燕尾多取外展之势，无论《张迁》《曹全》《石门》皆不出乎此。唯《西狭》一颂头尾回护有余味不尽之意，且结构古拙，大有篆籀韵致，为隶中极品。后世如吴缶翁、莫邵亭大率取法乎

漢武罷天下守漢陽阿陽李若諱翕字伯龍天姿臨敵
 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更多而宿衛弱冠舉
 有阿鄭之化是呂三勸符向錄黃龍嘉禾木連樹露
 之瑞動順經古先之呂博陵陳之呂德義示之
 憲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曾都
 獄不出府門故約令行強不暴寬知不詐愚屬縣
 教無封會之事傲水來庭面縛二千餘人乖殺屢
 倉庫惟僊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
 峻緣崖俾閣兩山辟血隆崇造雲下資不測之危難
 芒促迫賔同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
 隱之罔過者創楚慘慘其慄君跋其險若涉淵水
 曰詩所謂始集于木如臨于斯其殆矣困其募刑
 為設備今不圖之為患無已勅衡官有耕李理播
 審因常繇道徒鑿燒破朽刻自確勇減高就興平



西峡颂拓片 选自河南美术出版社《汉碑全集四》



石门颂拓片(局部) 选自西泠印社出版社《永宣金石·古代碑帖拓本选粹》

此。任公以此为汉隶正则，信然。』^[23]近代学者余雪曼则说：『学汉碑要有气魄，写得大，放得开，这块首尾完好的碑，对于今天的我们，应是最佳的范本。』^[24]日本学者牛丸好一先生甚至将《西狭颂》称为『汉隶摩崖的最高杰作』^[25]。可见看出，《西狭颂》作为汉代『摩崖刻石的精微之作，为我们提供了汉字由篆经隶向楷嬗变的过程，其艺术审美至今影响着当代书家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26]。

两座碑刻所承载的汉隶书作，为后人学习汉隶提供了极好的范本，对隶书的发展与书法繁荣有着巨大推动作用，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隶书佳作。

文学价值

从文体上看，《河峪颂》与《西狭颂》是留存至今且保持其原始状态的『颂』体文学佳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最早对『颂』解释的是《毛诗大序》，《诗大序》说诗有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其中对『颂』的解释是：『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27]刘熙《释名》亦云：『颂，容也，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28]王充在《论衡·须颂》中明确了『颂』作为一种文体的特点，他说：『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29]汉代之后，挚虞《文章流别论》云：『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30]萧统在《文选·序》中说：『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31]与萧统同时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中也说：『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32]刘勰还对『颂』与『赋』『铭』两种文体的区别做了详细的说明：『原夫颂惟典雅，辞必

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33]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歌功颂德的文体，『颂』的特点是『典雅』『清铄』，讲究铺叙但不同于『赋』的『华侈』，要求『敬慎』但不同于『铭』的『规戒』。《河峪颂》与《西狭颂》均体现了『颂』体文学的特点。作为一篇『颂』体文学作品，《河峪颂》缺字太多，无法从总体上考察整篇文章的思想文化意蕴及艺术特色，但通过『宽仁有虑』『怀远人』『岁丰积』等的记述可以看到，这篇『颂』所表现的赞颂地方官吏勤政为民的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同时语言方面《河峪颂》全文以四言短句为主，在写法上继承了『颂』体庄重典雅、重歌功颂德的写作导向。《西狭颂》是甘肃现存汉代摩崖中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石刻，不但在书法史上意义重大，作为一部完整的『颂』体文学作品，其所体现的文学价值也尤为重要。余雪曼在论述《西狭颂》特点时就说：『西狭颂的艺术特点，是庄严浑穆，天骨开张，有博大真人气象。』^[34]从碑文『民歌德惠，穆如春风』以及文末的四言诗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与《河峪颂》表达的主题是相同的，也表现了当地老百姓对为民谋利的地方官吏功德的赞颂；在写作手法上，《西狭颂》继承了《诗》『颂』的庄重典雅，又汲取了汉赋的铺排渲染，便于在作品内容上反映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中以颂扬为宗的精神导向，流贯着节奏韵律，句式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易于诵读。全文大多数用四字句或六字句，且句末多有押韵，形成了在声音层面上的节奏感，接近古代诗歌的节奏性』^[35]。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屹立于陇原大地上的两座丰碑，

《河峪颂》与《西狭颂》碑文记载的内容，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它弥补了史传记载的不足，为人们还原了两座丰碑背后隐藏的两段历史，早在北宋时，曾巩就说：『（李）翕治峭嵌、西狭、郾阁之道，有益于人，而史不传。则颂之作，所以备史之阙，是则传之亦不可以不广也。』^[36]千百年来，《河峪颂》与《西狭颂》屹立于古道旁，也为后人研究汉代陇右的交通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作为陇右迄今存留最早或最完整的汉隶精品，《河峪颂》与《西狭颂》也为书法爱好者进一步研究和学习汉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钱中文说：『文学的不朽，可以从文学的两种价值上去理解。一是它作为有价值的审美创造物而被保留下来，成为一种历史形态；二是它所显示的典范意义，由于其自身的生命力而能够流传下去。』^[37]作为汉代留存的『颂』体文学作品，《河峪颂》与《西狭颂》不论是从主题思想还是写作手法、艺术特色等方面，均具有很高的价值。

注释：

- [1] [2] [4] [5] [7]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第二八九六、二八九七、二八九七、二七三二七四、五二六页。
- [3] 彭铎，《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第二五七页。
- [6] [18] 窦永锋，《陇右摩崖石刻最古之珍——东汉和平元年（河峪关驛颂德碑）考释》，《书法赏评》二〇一五年第四期。
- [8] 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一三〇页。
- [9] 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第一八四页。
- [10]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第三六六页。
- [11] 陈桥驿，《水经注校正》，中华书局，二〇〇七年，第六四四页。
- [12]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第六四四页。

- 一〇〇四页。
- [13] [14] [15] [16] [17] 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八册，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第一〇二二页。
- [19] 高天佑，《西狭颂研究在日本》，兰州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十五、十五—十六页。
- [21] 丁文雋，《书法精论》，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六十四页。
- [22]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五二二—五二三页。
- [23] 冀亚平，《西狭颂》，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五十一页。
- [24] [34] 钟明善，《中国书法简史》，河北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三十六页。
- [25] 马国俊，《书境》，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六十五页。
- [26] 曹斌，《〈西狭颂〉艺术探微》，《中国书法》二〇一六年第五期。
- [27] 孔颖达，《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二七二页。
- [28] 刘熙，《释名》，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第五十三页。
- [29] 黄晖，《论衡集释》，中华书局，一九九〇年，第八四七页。
- [30] 严可均，《全晋文》，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年，第八一九页。
- [31]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第二页。
- [32] [33]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一〇〇、一〇一—一〇二页。
- [35] 蒲向明，《〈西狭颂〉摩崖文学价值考察》，《社科纵横》二〇〇六年第三期。
- [36] 曾巩，《曾巩散文全集》，中国建设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五四页。
- [37] 钱中文，《文学原理——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三三〇页。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本文责编：孙强